

食事



(CFP 图)

八月龙眼缀枝头

□黄颖

上周末,婆婆惦记着老家门口的龙眼树是否已经结果,便喊我隔天陪她回去看看。记忆里十几年前初次去婆婆家,那棵龙眼树就在。后来一家人搬到城里,平时无人回去剪枝浇水,这棵树依然野蛮生长,经年累月风吹雨打,枝叶长得层层叠叠,经常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,炎炎夏日,树下总是一片阴凉。

这次回去一瞧,那棵龙眼树又是果实累累,一些低垂的枝条,抬手就能摘到上面的果子。听婆婆说龙眼结果有“大小年”之分,“大年”是指果实丰收,“小年”是说树上挂果稀疏或出现不结果的情况。看着眼前挂满果子的龙眼树,我想今年应该算是“大年”。听先生说过去这棵树上结出的龙眼,不仅能满足一家人的口腹之需,厝边头尾也常通过“以物换物”的方式,拿些小物件来换龙眼回去尝鲜。如果碰上“大年”,剩余的果子家里的孩子们还会将它们带去镇上卖掉换些零花钱。

正如闽南俗语说的“七月荔枝人人爱,八月龙眼送上门”,每逢盛夏过半,金黄圆润的龙眼就缀满枝头了。此时闽南地区的

阳光充足,气候湿热,正好利于龙眼糖分的积累,果实吃起来更是香甜多汁。林语堂先生就曾在《我的家乡》一文中这样描述:“我的家乡充满了自然美,像院子里种着龙眼树、荔枝树、柿子树,引得我们做小孩子的经常用目光在树梢上摸索。”

泉州本地的龙眼个头偏小,滋味却很甜。用食指和拇指按压果壳,晶莹剔透的果肉便呼之欲出,如果稍微用力挤压,透明的果汁还会顺着手指指溜下来。入口品尝,滋味就像诗中描述的“瓤肉莹白如冰雪,浆液甘酸如醴醪”,感觉古人诚不欺我。

新鲜的龙眼除了能当水果吃,还可拿来煮饭或做菜,比如龙眼肉加米可以煮成甜稀饭,龙眼肉搭配蘸酱油能做成下饭菜。或许这些对外地人来说说是“黑暗料理”,却是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“老味道”,就像吃本地芒果得配酱油,一点也不奇怪。

记得我儿时有一次和父亲到厦门的姑婆家做客,一路颠簸导致晕车,到家里就食不下咽了。姑婆见状赶紧把去壳的新鲜龙眼放在晾凉的白粥里,还撒上了些白糖给我吃。没想到那一碗龙眼甜粥下肚,我顿感通

体舒畅,反胃的不适感也随之烟消云散了。

新鲜龙眼和荔枝一样不易贮存,可谓是一日而色变,二日而香变,三日而味变,四五日后,色香味尽去矣。因此风干或烘焙便成为这种水果的常见“保鲜”方式。制成干货的龙眼还得了“桂圆”这个别名,不仅能入菜烹调,更多增了一些美好的寓意。就像在闽南传统婚礼上,常见红糖和桂圆冲泡的喜庆茶汤,新婚夫妻也会一起喝用红枣、花生、桂圆等食材一起煮的“合欢茶”,象征“早生贵子跳龙门”之意。早年间毕业季,有些学生会按照古时候“束脩六礼”赠送老师六样谢礼,当中一样就是桂圆,借此来赞美老师品德高尚、教诲如甘甜桂圆般滋养学子。

从仲夏步入季夏,荔枝季也结束了,此时吃什么能续上这份甜蜜?我想明代李孔修的《咏龙眼》早已给出答案:“封皮酿蜜水晶寒,入口香生露未乾。本与荔枝同一味,当时何不进长安。”想来满树的龙眼,便是这个时节递来的第二封“甜信”,它延续着夏日的浓情蜜意,也让闽南的夏末更添几分独特的滋味。

回首



过去花生采收季结束,一般得等来一场“透地雨”,地里才能开始插地瓜瓜。这段等雨的时间,是孩子们捡拾遗漏惊喜的快乐时光,可以经常去地里“溜”花生,也就是闽南语所说的“巡”花生。因为花生在收获过程中,不可避免会发生果针拔断、荚果掉落或没“挽”干净的情况。这些遗落的花生,如果没有捡拾归仓,埋在土里很快就會发芽,大人们不愿浪费,也乐意孩子们去将它们“巡”回,顺便还可以把地耙得松一点,利于后续种地瓜。

小时候的我也经常挎着竹篮、扛着小勾耙跟堂姐一起去“巡”花生。每到一处花

生地,我都得先“巡逻”一番,仔细看看摘完花生的花生藤是否还在。如果花生藤还没被大人们挑回家,我就立马伸手翻找,从中定能发现一些“漏网之鱼”。最常找到的就是“疏尖仔”,也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花生,它们的外壳尚未变硬且颜色偏白,质地嫩得仿佛能掐出水,掰开看里面的花生仁也非常小。第一次“巡”花生,没经验的我把“疏尖仔”都带回家,还把它们铺在太阳下晾晒,谁知第二天去收拾时,那些“疏尖仔”早已失去水分变得干瘪,颜色也灰扑扑的,压根不能入口。后来母亲告诉我,“疏尖仔”是天然的饲料,要趁新鲜赶

紧拿去喂鸡鸭才行。

我以前在一垄垄花生地里总是边走边耙,若是瞧见鼓囊囊的荚果露在土外,心里定是一阵狂喜。有时好不容易翻出一个荚果,捡起来发现是烂果,只得悻悻然地将它埋回地里,再踩上一脚压实。如果不经意间瞥见勾耙的齿尖上挂着一个荚果,还有机会从中取出几粒饱满的花生仁。偶尔运气爆棚,用勾耙翻开一层薄土,就有三五个成熟荚果出现在眼前,这样的意外收获,总能让人雀跃不已。

记得有次雨过天晴,我跑出去“巡”花生,结果找到的大多数是发芽或把花生壳顶出裂缝的荚果,也就闽南人常说的“出青”花生。我当下不知这种花生可否捡?只得先拿起一颗瞧瞧,凑近才发现有些花生冒出的芽已经如小拇指般长。掰开壳再看,一些花生仁的外皮早已破裂,

白色的果仁都露出来了。最后我还是把这堆“出青”的花生带回家,逐一剥壳,把那些白嫩的芽都掰下来,母亲见数量不少,便拿它们做了一盘清脆爽口的炒花生芽。剩下的花生仁则一股脑地倒进锅里加盐煮熟。虽然发过芽的花生仁口感与味道都差点,但仍是家里孩子们解馋的零嘴,怎么都吃不腻。

现在老家地里依然种植了花生,我有次想带孩子回去“巡”花生,谁知问了家里长辈,才知以前是拔完花生后种植地瓜,如今采用的是花生地里套种地瓜的种植方法,再无等雨的“空档期”,没法去“巡”花生了。我听了怅然若失,但转念一想,时代变了,种地的方式也在变,套种能多收些粮食,总是好的。不过那“巡”花生的乐趣只能留在回忆里了,等孩子大些,再讲给他听听吧,也算把这份念想传下去。

夏日“双茉莉”

□朱秀坤

能从盛夏一直持续到深秋。阳台的花盆里还有一株“茉莉”,名叫“紫茉莉”,虽名字相似,其实它与茉莉属不同科植物,平时也更喜欢避着日头开花。往往得等到黄昏日落,小区的灯光都亮起,这盆紫茉莉才会悄悄盛开。有次看书时,我才知道这花原来就是汪曾祺先生笔下的“晚饭花”,每日开得最旺时,恰是人们吃饭或洗浴的时候。想来我老人家把这种花叫做“洗澡花”,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记得以前的夏日傍晚,祖母常把大水盆放在天井里给我洗澡。那时的我很调皮,总不肯乖乖待在盆里,不是手舞足蹈地将水洒到盆外,就是伸长胳膊去够一旁开得正盛的紫茉莉。

早年间,不少人家都爱养几株紫茉莉,因为这花的种子只要落进土里就会发芽长叶,不用特意照料,花期也能跨过夏秋两季,往往是开始降温了,花才慢慢凋谢。紫茉莉不仅花好

看,还能驱蚊,印象中这花开放了,夏夜坐在天井乘凉,就不怕被蚊虫叮咬。过去我家的两株紫茉莉一度长势旺盛,一簇簇花挤挤挨挨,远看犹如一把伞撑开。虽然上午那些花总是蔫头耷脑,一到傍晚又立马如睡醒般精神起来,一朵朵花犹如小喇叭似的舒展开。我有次摘下一朵放在嘴边用力一吹,还真响起“嘟嘟”的声音,后来很长时间,我便时常拿这花来当玩具。

长大后有次读到清代园艺学家陈淦子《花镜》,里头提及紫茉莉:“清晨放花,午后即歇,其艳不久,而香亦不及茉莉,不为世重。”我方知这花白天也会开,只是午后太阳晒,它才稍作“歇息”,晚上再继续绽放。

今年,我住的小区花园也种了几株茉莉,几栋住宅楼的墙角还冒出几簇紫茉莉。夏夜出门散步,闻到两种花混合一起的香气,我又会忍不住想起那些旧时光,忆起老家天井里的水盆和祖母的呼唤,还有拿紫茉莉当小喇叭玩的简单快乐。



(CFP 图)

母亲的絮叨

□代黎黎

母亲的絮叨,是我生活里最常听见的背景音,就像窗外那棵老榕树的叶子随风发出的沙沙声,从春响到冬。

清晨六点半,天光刚漫进屋里,母亲的声音便在客厅响起:“大宝,穿好鞋,外婆带你出去走走。”我揉着惺忪的眼从卧室探出头,只见女儿正蹲在玄关穿自己的小球鞋,母亲则拎着水壶,耐心候在门边。随后,女儿吧嗒吧嗒的脚步声渐远,母亲的身影紧随其后,伴着单元门“吱呀”一声轻响,母亲絮絮的叮嘱声再次传来:“慢点跑,小心别摔跤。”

我走到阳台往下看,母亲的身影微微佝偻,一手紧紧攥着女儿的小手,脚步时快时慢地跟着蹦跳的女儿。小姑娘一会儿蹲下来看蚂蚁搬家,一会儿追着蝴蝶往前跑,母亲嘴里的话则一句接一句没个停:“别摸那些草,上面有虫子,往花园那边走,路宽点……”有次我随口说了一句“周末让孩子多睡会儿”,隔天母亲果然推迟了带女儿出门的时间,但回来后还是忍不住跟我念叨,小孩子得多晒太阳才能长个子。

平时我经常坐在电脑前工作,久而

久之肩膀硬得像块石头。母亲发现我不时拿手拍肩,有次便走过来,一边用手帮我揉捏肩膀放松,一边唠叨:“你这是坐太久了,得多起来活动筋骨。”说完,她干脆在旁边比画起动作:“喏,跟我学,这样转转头,晃晃肩膀……”母亲动作有些笨拙,显然是刚从某个视频里学来的,我瞥了一眼后只是敷衍地“嗯嗯”两声,她见了也不恼,就在一旁安静地等着。等我终于忙完工作,她又兴致勃勃地提起教我做舒展动作的事,接着一遍遍地耐心为我示范。我这才发现母亲絮叨的关心,从不会因为我一时的不耐烦就收回。

母亲平时爱看关于孩子学习、成长的小视频,只要刷到什么“妙招”或“重点”,她总会拿着手机跑过来让我看。有时我正忙着处理工作,语气不耐烦地拒绝:“忙着呢,待会儿再说。”母亲听了脸上的笑僵了下,但随即连声回答说:“好好好,你先忙。”而后她会把这些视频存进收藏夹,等我忙完了,又像献宝似的把手机递过来,念叨着:“现在有空了吧?看看这个,很有用……”每次瞧见她

眼神里的期待,我就不忍再拒绝,只得耐着性子看完视频。

这天傍晚,见母亲在阳台晾衣服,我跟过去帮忙,抬头时瞥见她鬓角几缕被汗水浸湿的银发在夕阳下闪着微光,心里突然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那句“妈,您歇会儿,我来吧”刚到嘴边,她好似看出我的心思,伸手把我手里的衣架接过去,笑着说:“你那腿鞘炎还没好利索,少抬胳膊折腾,这点事我来就行,你快回屋,别在这儿晒着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忽然感觉鼻子一酸,想到母亲那些日复一日、有时甚至让我觉得有点烦的絮叨,全是藏不住的疼爱。那些被我忽略的絮叨,是母亲怕我累着、怕孩子照顾不好的牵挂,就像老榕树随风摆动的声响,听惯了不觉得特别,可若真没了,心里反倒空落落的。我走过去,抬手帮母亲把汗湿的几缕白发别到耳后,又对她说:“妈,等晾完这些衣服,我跟你学那套舒展动作吧。”她愣了下,眼里瞬间亮起光,嘴里又开始念叨着动作要领,声音里满是欢喜。

天伦



众生

三伏天,酷热难耐,不少娇嫩的花卉在烈日下蔫头耷脑,花瓣和叶片都打了卷,显得无精打采,仿佛被抽走了精气神,亟须遮阴避暑。不过茉莉却是例外,此时任阳光再烈也晒不蔫。

南方的夏日,正是茉莉花开的旺季,即使是高温闷热的桑拿天,这花也显得神采奕奕。哪怕盆土被晒得开裂,只要再浇些水,它又能很快抽枝长叶,新冒出的叶芽油亮如涂了一层蜡。盛开的花洁白素雅,花瓣虽小,香气却浓,点缀在绿叶间,犹如星星掉落。偶尔风起,淡淡清香顺势溜进屋里直钻鼻腔,让人感觉心头的燥热也消散了几分。

家里养的那盆重瓣茉莉,是我自己扦插的,没想到成活率很高。每到花季,及时为它修剪枝叶,很快便会抽枝开花,花期还

能从盛夏一直持续到深秋。阳台的花盆里还有一株“茉莉”,名叫“紫茉莉”,虽名字相似,其实它与茉莉属不同科植物,平时也更喜欢避着日头开花。往往得等到黄昏日落,小区的灯光都亮起,这盆紫茉莉才会悄悄盛开。有次看书时,我才知道这花原来就是汪曾祺先生笔下的“晚饭花”,每日开得最旺时,恰是人们吃饭或洗浴的时候。想来我老人家把这种花叫做“洗澡花”,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记得以前的夏日傍晚,祖母常把大水盆放在天井里给我洗澡。那时的我很调皮,总不肯乖乖待在盆里,不是手舞足蹈地将水洒到盆外,就是伸长胳膊去够一旁开得正盛的紫茉莉。

早年间,不少人家都爱养几株紫茉莉,因为这花的种子只要落进土里就会发芽长叶,不用特意照料,花期也能跨过夏秋两季,往往是开始降温了,花才慢慢凋谢。紫茉莉不仅花好

看,还能驱蚊,印象中这花开放了,夏夜坐在天井乘凉,就不怕被蚊虫叮咬。过去我家的两株紫茉莉一度长势旺盛,一簇簇花挤挤挨挨,远看犹如一把伞撑开。虽然上午那些花总是蔫头耷脑,一到傍晚又立马如睡醒般精神起来,一朵朵花犹如小喇叭似的舒展开。我有次摘下一朵放在嘴边用力一吹,还真响起“嘟嘟”的声音,后来很长时间,我便时常拿这花来当玩具。

长大后有次读到清代园艺学家陈淦子《花镜》,里头提及紫茉莉:“清晨放花,午后即歇,其艳不久,而香亦不及茉莉,不为世重。”我方知这花白天也会开,只是午后太阳晒,它才稍作“歇息”,晚上再继续绽放。

今年,我住的小区花园也种了几株茉莉,几栋住宅楼的墙角还冒出几簇紫茉莉。夏夜出门散步,闻到两种花混合一起的香气,我又会忍不住想起那些旧时光,忆起老家天井里的水盆和祖母的呼唤,还有拿紫茉莉当小喇叭玩的简单快乐。



热爱是一个人心最深
沉持久的力量,它不是心血
来潮的一闪念,也不会因为
岁月更替而稍纵即逝。



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

泉州晚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

投稿邮箱: 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永远的“晚报人”

□林子超

星移斗转,离开报道组已逾15个春秋,但我与泉州晚报的情愫并没有因工作岗位的变动而变淡。至少每天第一时间坚持雷打不动地做一件事——看“泉晚”即是最好的诠释,因为我永远是“晚报人”。

1999年初,洛江区委报道组的职能划归宣传部门,本人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毅然挑起这重担,且一干就超10年,直至2010年5月前才正式“交棒”他人。这么多年过去,大事小情逐渐忘却,但4000多个日日夜夜的报道生涯里,诸多温馨回忆一时涌上心头。

当记者,写报道,我原本是个“门外汉”。隔行如隔山,山沟沟里一名教书匠转型当记者、当通讯员,真的是赶鸭子上架。更主要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一个新区,财政收入不足3000万元,没有支柱产业,没有“城”也没有“市”,写新闻根本无从谈起,因为“无素材”。好在与晚报结缘,晚报的编辑记者们手把手帮我搞策划、找思路、觅题材、改稿件,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。从一开始的三易其稿到后来的一气呵成,每篇稿子无不凝聚着晚报记者编辑的支持与帮助。那些日子里,三更半夜接到报社编辑电话是家常便饭。但也因为他们“推一把”,我慢慢上路了,且一发不可收,从一周只上1条稿到一天上了3条稿,一个月上了18条,创下个人的发稿纪录。在写新闻稿的同时,我也写副刊散文,更加深刻地融入了“晚报人”的行列。

感谢晚报,让我从新闻“门外汉”成长为荣获“优秀通讯员”称号的新闻骨干,并获评泉州市十佳新闻工作者。连续10年的年度“优秀通讯员”证书与其他获奖证书至今我仍珍藏着。直到今天我还经常随身携带着一把与众不同的雨伞——由6枚“泉州晚报”“东南早报”“泉州晚报海外版”等报眉剪接的图案。那是20年前晚报社通联表彰会上的伴手礼。旧是旧了点,但我至今仍舍不得扔掉。不管骄阳似火,还是阴雨绵绵,撑着这把“雨伞”,我走到哪里,都是一道亮丽的“风景”。有人说我是不是“晚报”的“托”,我总是笑着说晚报哪里还要我来做广告,只因我与晚报的这份情早已深植心底。

“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”尽管不再从事报道工作,尽管平时工作也不闲,但看晚报已是我每天的必修课。今后,我仍会一如既往,与晚报影影不离,毕竟我永远是一名忠实的“晚报人”。

(作者系洛江区科协副主席)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